

弄堂里个苏北奶奶

文 / 来来

茄山河

阿拉弄堂里个苏北奶奶姓洪，大家伙叫伊洪奶奶。本来伊一直住辣南京，前两年因为辣了上海个小子养二宝了，伊就到上海来帮忙照顾照顾。

洪奶奶身材勿高，大概1米60；但是手轻脚健，红光满面。据居委会张书记讲，洪奶奶曾经打过仗，还立过功，具体哪能也讲勿清爽。不过伊到了阿拉弄堂以后，从来勿讲自己哪能，倒是大家个事体伊交关热心，啥个垃圾分类、啥个弄堂清扫……伊齐齐抢了前头。

有一趟早浪向，洪奶奶辣勒弄堂旁边公园里散步，突然发现一个老伯伯倒捌辣勒地浪向，好像是心脏病发作。洪奶奶冲上去，邪气熟练个为伊做心脏按摩，足足十几分钟；等到救命车来了，迭位老伯伯已经缓过来了，到了医院以后，经过医生抢救，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医生讲，幸亏得前头处置得当，假使唔没前头个心脏按摩，迭个老伯伯就危险了。

前两日弄堂里向发现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，整个弄堂临时封闭，居民做核酸检测。洪奶奶像平常一样，当起了志愿者，辣勒弄堂口值班。

隔天早浪，一部面包车“嘎”一记头停到弄堂口，从车子浪下来三四个小青年，手里拿仔装修工具，要想朝弄堂里向跑。洪奶奶上去劝阻，搭伊拉讲小区临时封闭，勿好进去。领头个小青年讲，阿拉今朝是来做生活嘞。

“你们到辣块做生活？”
“八三、八四。”
“啥叫八三八四，我看你们有点八三八四，像来寻吼势。”

“老阿奶勿要瞎讲。阿拉到83号、84号做生活，装修卫生间。”

“装修卫生间？今朝勿来三。”

“老阿奶，阿拉有合同嘞。今朝生活勿做，钞票啥人拨？”

“迭个么得问题，特殊情况，你们老板也要服从，伊要是不把你们钱，你们来找我。”

“老阿奶，依口气老大嘞。帮帮忙来，阿拉今朝一定要进去嘞。兄弟们，上！”

“站住，今天有我在，你们哪一个都勿要想进去！”

“老阿奶，依看看介大年纪了，阿拉冲上来，依拦得牢哉？”

只看见洪奶奶双手一拦，问迭个小伙子，“平型关大捷，依晓得伐？”

“迭个啥人勿晓得，抗日战争打日本鬼子。”

“对，我家爹爹打嘞。”

“噢，依祖父参加嘞？”
“嗯呢。上甘岭晓得伐？”
“晓得嘞，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。”

“对，我爸爸打嘞。”
“噢，依爸爸参加嘞？”

“嗯呢。老山战斗晓得伐？”
“甯哪能勿晓得，自卫反击打得好好！”

“我打嘞。”
“啊，依参加嘞？”

“嗯呢。当时我是卫生员，大部队打到辣块，阿拉就跟到辣块。头浪向炮弹‘飞飞’，耳朵旁子弹‘飞飞’，阿拉眼睛也眨没眨一眨，跟仔部队往前冲！”

“好！老阿奶，依勿要讲了，依一家门三代忠烈、祖孙英雄，阿拉买账、服帖。今朝听依嘞，阿拉跑路，甯个钞票阿拉勿赚了！”

“慢，小伙子，钞票还是要赚嘞；过几天，阿拉帮搭解封了，你们再来。八三、八四两家人家跑勿脱嘞，到辰光我带你们上门。”

“老阿奶，依讲闲话要算数。”
“放心，我在，阵地在！”

洪奶奶豪爽地笑起来。

两个装修个小青年，也笑起来了……



扫码听语音

灶披间

丝瓜油条炒干贝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突然之间，老想吃油条了。马上，寻着一家叫“弄堂味道”的点心店，下单，两根油条、一块粢饭糕和一只咸大饼。送来再晓得，为啥迭家油条要卖5元一根：长度差勿多40厘米，顶宽处有八九厘米，是大模子油条。

由此大约模猜得出，迭家店里里外外把控局面的，肯定勿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，所以，味道也勿会太上海。道理讲出来蛮简单：拿书法作比方，假使眼门前迭根油条像胖墩墩福搭搭的颜体；葛末，从前阿拉上海人吃的油条基本浪就是筋骨骨挺的瘦金体，或者柳体；从前上海人到弄堂口，买刚刚余出来的油条，用一根筷子串好拿回屋里，剪成小段，酱油蘸蘸，一家人一道泡饭过过，勿是拿伊当饭吃的；眼门前迭两根油条，吃三分之一，炒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一，冰箱里先囤一囤，再讲。

受疫情影响，我订个京戏全部退款，湖北英山游也泡汤了，难免有点不开心，还好有“南塘一舟”微信群。“南塘”是老年大学所在地个路名，所谓“活到老、学到老！”因为七个老朋友“三观”比较一致，所以帮伙疫情封控，通过“南塘一舟”微信群茄山河让群友伙开心勿少。

像领头人四英姐，伊退休前辣医院做，晓得控制传染个重要性，所以伊对居住小区第一批被封既没一句怪话，力所能及为社区防疫参谋，还帮忙联系医院配药。四英姐搭我伙听

所以讲，吃迭桩事体，一个地方一种味道，甯种味道跟咸淡还勿全部是一回事体。

其实，买两根油条是因为今朝准备炒一碟丝瓜油条，大伏天里，丝瓜是顶清热消暑防燥降火的素小菜了。只勿过，日日吃，难免相看两生厌，所以，糟丝瓜、丝

瓜炒蛋、丝瓜鲫鱼汤之余，今朝就丝瓜炒油条了，两个人的量，一根丝瓜，一根油条（今朝迭种油条一根嫌多，半根足够），再加两粒干贝，提鲜。总觉着，现在在交关饭店里的菜，一勺子味精或者是半瓶浓汤宝倒下去，鲜味道常常显得简单粗暴；一碟菜里，隐隐约约带点自然鲜香的境界是顶顶好的。

丝瓜炒油条材料：

丝瓜一根，大油条半根（或传统普通油条一根），干贝几粒，葱白、油、盐、糖各少许。

做法：

丝瓜刨皮，切滚刀块，暴腌腌，开水焯一焯，冷水激透；干贝温开水泡软，沥干捏碎；油条剪成和丝瓜差不多大小，油里煎到焦黄松脆，盛出来；葱白辣辣油镬里煸香，加丝瓜、干贝一道煸到丝瓜软，加稍许盐、糖翻匀，油条倒下去一道翻炒一分钟左右，就可以盛出来了。

疫情里个微信群

文 / 许德华

阅读写作课个网课。古人讲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，网络时代勿是秀才也能做到。

再后来“足不出户”核酸、抗原测试伙来啦，天天测，难免有怨气，好在有“南塘一舟”聊天散心，消除影响。同时分享团购、囤菜、一日三餐个经验。譬如用一只优倍牛奶纸盒发绿豆芽；黄芽菜、包心菜水培比冰箱冷藏经济实惠。

蔬菜礼包里茄子勿少，按渊雅姐姐的办法做面托茄子，邪气好吃。戛戛亮出伊烘焙制作个蛋糕面包，引得大家馋涎欲滴，伙想解封后去买只烤箱学做点心。

“南塘一舟”里个群友伙是老年大学文史系嘞，免勿了交流各人写作。四英姐写伊当年辣长兴岛农场个经历；竹子山写仔交关当年双体客轮来往上海崇明之间个好白相事体；四卿写个诗朗诵最有文采，还晒出一份1971年10月发出个通知，安排伊去大兴安岭插队，还有当时个车票，保存完整，引起勿少同龄人感叹。埃歇辰光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呢。

网浪向对网络聊天群个评价褒贬不一，我觉得关键是群友价值观相近最重要。“南塘一舟”就是迭能个群，乐惠嘞！



沪语中古语

2014年11月，褚半农老师在第八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，纠正《上海话大词典》中“车袋奶”一词当为“叉袋奶”，此项勘误的关键词是“叉袋”。

所谓“叉袋”，是一种袋口有两个呈V字形角的袋子，按照褚半农老师的说法，沪语中“V”形又称“叉头”，这种袋子便有了“叉袋”这个名称。“叉袋”一般用麻制成，因此也叫做“麻叉袋”。清代末期在上海刊行的《图画日报》上，曾刊有一幅名为“营业写真·修叉袋”的图画，清晰绘制了麻制“叉袋”的样式。

想当年，这种能提能背、扎起两角还能挑能扛的大口袋，应该是很实用、因而也很受欢迎的，堪称旧时的储物担当。且看：《吴歌己集》中有“荞麦收在叉袋里”的唱词，鲁迅《朝花夕拾》有把捕来的一堆小鸟“装在叉袋里”的描写，《水浒传全传》写卢俊义“车子上叉袋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”；叉袋用途如此之广泛，以至于破损了人们还不舍得将其丢弃，非得修修补补拿来再用。《图画日报·修叉袋》的配词曰：“手执麻绳修叉袋，只怕烂袋不怕碎；烂袋难修碎好修，碎处何妨补一块”。正是因为这只叉袋在当时普通百姓中的知名度颇高，有许多上海话歇后语都拿它来说事。譬如：“麻叉袋绣花——底子太差”，“叉袋里洋钉——自戳穿”，“石灰叉袋——装一搭白一搭”，“叉袋损野

菱——里戳出”等等。甚至这个“叉袋”还被上海人用来称呼地名。市区苏州河流经昌化路桥后有个急转弯，这个河湾的南岸和西岸就曾被形象地叫做“叉袋角”；郊区位于华亭镇西面的徐村村、联华村，都有名为“叉袋沟”的小河浜，可以想见，定是弯曲的河水形成了叉袋某部分特有的形状。还有上面提到的“叉袋奶”，也是用叉袋的样式来做比喻，指妇人松弛下垂的大乳房；小说《上海春秋》：“谁知脱开衣服来，……乳部垂下似一双叉袋，一问她说是已经生过了四五个胎。”

有人认为，“叉袋”是元代上海棉纺业兴起、开始大量种植棉花后出现的运棉器物；其实，直到清代末期，装运棉花的主要靠蒲包。秦荣光《上海县竹枝词》：“酒好新花各上包，包箱踏实朵粘胶。花双盒套包双只，包用蒲编家纹茅。”词作者特地说明：“棉花之包，需用蒲包；两蒲包为一包，捆以茅索。”后来其子秦锡田也有注曰：“装棉花之包皆以蒲制”。

事实上，以麻制叉袋的价格廉、耐用且容量庞大，确实也适合包装和运输棉花这样的“泡货”；只是叉袋问世的年代恐怕要早于元代很久。笔者见到轶事小说《逸史》中，写穷居缙氏县的卢叔敏因家族里有人做了官，“遂自缙氏赴京，行李贫困，有驴，两头叉袋，一奴才十余岁而已”，进京的窘迫行装中已然出现了“叉袋”；据史记载，《逸史》的作者是唐代诗人、江西宜春人卢肇。

勸让孝心变尴尬

文 / 钱红春

同事老杨退休以后一家头过日脚，儿子三日两头来看伊，每趟伙要问伊需要买点啥，伊勿是摇摇头讲“用勿着”；就是摆摆手讲“旧个还好用”。有一趟，儿子兜商场看见商家打折促销，就为伊买仔一件款式蛮时髦个羽绒衣，当满心欢喜送拨伊个辰光，伊还是嫌鄙儿子“乱花钞票”“一眼勿会过日脚”，板起面孔拿儿子讲脱一顿。儿子拨伊弄得邪气尴尬。

老杨个老伴过世早，伊是“既当爷又当娘”拿儿子养大，现在虽然苦出头了，吃穿勿愁，但勤俭节约个习惯一眼既没变。伊心疼儿子，晓得儿子赚点钞票勿容易，勿想拨儿子增加负担，觉着自家有羽绒衣，虽然穿仔交关年数，尙七尙八还有点褪色，领口袖口也是油光光，但认为还是可以着着嘞，儿子拨伊买新个，觉着太浪费。再讲自家年纪大了，用勿着介讲究。儿子呢，认为伊吃辛吃苦，好勿容易拿自家养大，现在自家赚钞票了，总想报答伊个养育之恩。再讲伊一家头过日脚，身边既没人照顾，自家多关心点也是应该嘞。本来觉着帮是自家个一片孝心，既没想着老是遭到拒绝，有辰光还要被骂脱一顿，觉着伊实在是拎勿清，想想蛮蛮塞。

老杨只顾自家个感觉，既没想着儿子个感受，乃末伊拉两家头心里伙勿开心了。

我觉着老杨帮能做，一是苦了自家。勤俭节约既没错，但也要“到啥个山捉啥个柴”，老早一眼老观念，旧习惯也要改变改变，

与时俱进，既没必要再苛刻自家。再讲儿子已经成家立业了，能够自食其力了，自家也可以享受享受了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吃得好点，穿得好点，提高点生活质量也是应该嘞。勿管三七廿一批评儿子，苦仔自家勿讲，也会让儿子觉着尴尬。

二是苦了儿子。儿子为自家爷尽孝，是天经地义个事体，老是被回头脱，辰光一长，就会觉着多余，就可能习以为常，到后来干脆勿管勿问，做爷个面孔浪也勿会有啥光彩，儿子讲勿定也会背上“勿孝”个恶名，被人家背后头指指点点，弄得勿好爷两家头伙会受伤。

三是影响亲情。尽孝本来是小辈对长辈个感恩，也是连接亲情个纽带，只要一头勿着落，孝道就会脱头落辘勿能够完成。老杨拿儿子个孝心勿当桩事体，甚至觉着儿子勿会过日脚，虽然伊是为儿子着想，但儿子心里会哪能想呢？双方虽然伙是为对方好，但一时头浪又伙勿能够被对方理解搭接受，就容易发生误会，亲情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讲，对于儿女个孝心，作为老人勿要随随便便回头脱。

经过老同事老朋友个劝导，老杨想通了。有年过年，伊勿但开开心心接受同儿子一家旅游个邀请，还特特惠惠穿仔儿子买个羽绒衣。后来伊拿仔旅游辰光拍个照片，逢人就指牢伊着个新羽绒衣讲：“帮件衣裳是阿拉儿子拨我买嘞。”开心得勿得了。